

# 回望街里

近日家里的老木门总是吱扭作响,以前拿油壶对准活页接缝滴几滴缝纫机油便手到声除。可现在,盛缝纫机油那种油壶早已退出历史舞台。曾经,金属的油腻的锥形油壶,拇指一按壶底发出清脆鼓声、家庭中四大件之一的缝纫机必备的油壶,只有在“街里”才能买到。

“街里”就像油壶已经青岛人的生活中消逝多年。如今,“街里”虽“在”,却早已物非人非了。现在的夜市、早市更像是“街里”。

说起“街里”,其实过去我家门口也就丹东路可称为我个人的“街里”。因为那时的生活必需品在这条日占时期修建的老路上都能买到——丹东路百货商店、副食品商店、土产店,生活必需品几乎都有。然而真正的“街里”是指过去的中山路,即南接栈桥,北至馆陶路的一整条商业街。购买真正讲究的东西总是要去街里的。街里集中了市面品种最全的商品,名牌、老字号鳞次栉比,那气派简直相当于上海的南京路。

那个年代的人,周日放假基本都是逛

街里,似乎全部的心思都在吃穿用上。一到周日中山路上可谓人山人海,其拥挤程度不亚于现在黄金周的泰山和黄山旅游景点。几乎全青岛的人都拥向了街里,浩浩荡荡的队伍里还有众多外地客。按现在的说法,街里是外地客来青的“打卡地”。人们排着队进出一家家商店,或比较着商品价格和质量选购,或空手闲逛看光景。街里的商店门头都被茂密的法桐树遮蔽,人们逢门便进。这是“街里”曾经的繁华。每个青岛人都在街里留下过自己的身影,留下过匆忙、悠闲、欢愉、希望……

那时人们为买一双鞋,从南到北进出新盛泰皮鞋店、孚德鞋店、中华百货鞋店门市部、国货公司、百货公司、工艺美术、人民商场等十多家鞋店或鞋柜选款式,试大小。那时候样鞋都在柜台内,一遍遍选来选去;售货员拿来拿去,多数售货员很不耐烦,每个人不知看了忍了多少售货员翻白眼,甩脸子。甚至为此吵架或大打出手。那时营业员是“上帝”,今天顾客是“上帝”。

“街里”有许多布店,那时人们多是买

□高建刚

布制新衣。我曾攥着写有母亲量定布的宽幅和长度的纸条,出入瑞福祥、谦祥益、国货公司等布店或布专柜挑选布料。布店柜台上摆放着一卷卷花色繁多的布料。咔叽布、灯芯绒、的确良……我都买过。卖布的售货员各个手持长木尺舞剑般挥动着丈量布料。付款找零都是在空中进行,钱和缴款单用款夹子夹住,通过铁丝轨道飞镖般“刷”的一声,到了高高在上的收款台。她们各个都像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款夹子就像秘密武器,在人们头顶“唰唰”地飞。钱在空中飞,这多么富有象征意义。直到现在夹着钱的款夹子有时还在我梦中飞来飞去。

当然上街里不仅为了吃穿用,还有去照相馆照相的,这是那个年代最具精神性的消费。许多家庭和个人都去照相馆拍过全家福、兄弟姊妹照、个人肖像照。学生毕业也去照相馆拍毕业照。爱美的女性是照相馆的常客,面对魔术箱似的照相机,怀着美好的憧憬,拍出自己最美的肖像。如果谁的肖像有幸登上照相馆的橱窗,那她简直就相当于电影明星了。街里有青岛最

# 夕拾周刊

A14~A15

著名的天真照相馆。它的橱窗就是最有影响力的推出“明星”的窗口,据说我们上中学时的“班花”“校花”都荣登过这个橱窗。

街里还有许多讲不完的旧事,诸如排队去中国电影院、红星电影院看电影,去南京理发店理发,在江南饭店下馆子等等。

“街里”已经成为过去,就像退出历史舞台的油壶。现在,人们足不出户,抱着手机躺在床上,一按键,就可以买到任何想要的东西。这种“街里”的演化趋势如此迅猛而势不可当。我不知再过十年,“街里”又会是是个什么样子。



“一二一,上街里,买书包,买铅笔,到了学校考第一……”记忆深处,依然回荡着这朗朗上口的童谣,彼时,记者在胶南应该还是懵懂的孩童,以那个时候“青黄不接”的交通状况,“上街里”一趟,着实不易。可见这首童谣传播之远,可见街里在青岛市民心中的地位和意义。

曾几何时,街里就是老青岛的名片和印记。中山路的繁华一时无两,周边十几条纵横交错的老街,鳞次栉比的商铺、摩肩接踵的人流、琳琅满目的商品……这里,似乎涵盖了人们关于现代都市和富足生活的全部想象。而这首童谣历经几十年口口相传,也传递着青岛人对这座城市独有的记忆与家园情怀。

5月28日,广兴里重建开街,老里院新赋能,惊艳了旧时光,也唤起了几代青岛土著深藏在心底的情感和记忆。老城复苏,蝶变网红打卡地,今天,来聊聊你关于老青岛街里的记忆和故事吧…… 孟秀丽

# 土著的“街里”

□阿占

从莱阳路35号到中山路1号,直线距离1.5公里左右。现在,暴走只需17分钟;坐公交不出三站;地铁不满一站;不计路堵的话,60迈自驾4分钟——咫尺距离而已,却在我的童年时代遥远得像另一个国度。

甚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街里之遥远,已幻化成无数个时尚持续爆炸的国度,一个仿版杰克逊刘文正山口百惠的国度,一个内地人滑拉眼珠子的国度。那里最接近节日。那里霓虹流淌人车不息。那里汇聚着吃喝玩乐的顶级配置。若说老市南曾经是城市的王冠,那么街里就是王冠上的美钻了。以此辐射方圆十公里,人们都在沾沾自喜地过日子,跑着满口的市南腔儿,到南京美发店烫头,到青岛饭店吃包子,到中国剧院看电影。

那时我在学霸王云集的二中读书。每周日早晨5点半,中山路上的电影院都有半价学生场。我偏科严重,幻想严重,浮躁严重,电影一场不落。从莱阳路35号摸黑出发,跳上早班6路公交车,走进“中国”或“红星”,无限信赖地仰望正前方。音乐响起,灵魂出壳,身体留在座位上,也许流热泪,也许出冷汗,前者源自心灵,后者发于骨头。100分钟后眯着眼迎着朝阳走出影院的时候,曾跟闺蜜夸下海口:等我长大了,一定要拍一部电影,自编、自导、自演。

每个青岛土著都有一款“街里”。上世纪四十年代,二中曾是一所女中,一位生于1936年的青岛土著,这样跟我回忆与街里有关的少女时代:每天骑自行车上下学,从冠县路出来,穿过胶济铁路的铁路桥洞,就

到了大窑沟,再从中山路北头,一路向南骑行,路过华乐戏院,路过宏仁堂药店,路过谦祥益绸布店,路过环球文具用品商店,路过劈柴院,路过盛锡福帽庄,路过春和楼,路过天真照相馆,路过亨得利钟表店,路过中国电影院,路过百货公司,路过水兵俱乐部……

她的脸上皱纹深刻,我看到的,却是少女迎风飒飒,青春的身姿映在宽大的橱窗玻璃上。

而一位老戏迷所不能忘记的是戏院。华乐戏院在中山路北端,建于1933年。半个世纪风云变幻,它历经德、日占领时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第一次国民党统治时期、抗日日伪统治时期、第二次国民党的短暂统治时期,直到新中国成立,院名屡更,产权频易,那份华彩却从未逊色。只要声韵乍起,舞台便如添万束追光,将剧场瞬间点亮。老戏迷五六岁就开始听戏,尚小云的《玉玲珑》,程砚秋的《春闺梦》,李紫云的《空城计》,黄桂秋的《春秋配》,顾正秋的《生死恨》,云燕铭的《打金枝》……凡是到青岛港“闯码头”的名角儿,他都有幸随父亲一聆歌喉,一瞻风采。

劈柴院里也有一处戏园子,江宁路10号,现在叫做江宁会馆的地方,当时被老艺人们称为青岛的码头戏法。相声艺人马三立,评书艺人诸兆洪,山东快书高元钧,曲艺刘泰清等等都来此拜过码头,南来北往的官商不去住西式大酒店偏在这住客栈,也是看中了好码头好戏头。

街里是永远的地理坐标和精神经纬,参与着百年城市的编年史,它美丽忧伤,它沧桑重生。

# 魂牵梦萦的旧日时光

□徐健

清晨一觉醒来,又收到某著名集团驻东北地区老总、曾是儿时里院小伙伴的常年不间断的早安问候,五十多年的友情时常唤醒我对儿时的绵长记忆……

我1962年秋天出生在青岛市市北区的聊城路36号大院,当时这条街上基本都是以前日本人留下的老旧里院和沿街店铺,人们生活贫瘠却很方便,方圆不出几百米便会到达中山路商业街、市立医院老院区、市场三路人民市场、青岛、东风两个电影院。青岛九中等三所中学和临清路小学等三所小学也环绕周边。父亲作为新中国第一代空军飞行员,常在湖北某空军基地服役,我们一家与姥姥和舅舅们就共同生活在这个二十几户人家挤在一起的大杂院里。

我家五口人当时只拥挤在院内二层一个7.5平方米的小屋子里,好在老房子比较高,家人在房间里又搭建了一个吊铺,父亲回来时便和我弟弟一起睡在这个吊铺上。那时全院几十口人会定时在院内唯一的自来水龙头前排队取水,每天早晨也都会在院内仅有的三个茅坑门外排起长队,每到做饭时间,院里各家各户的门窗都会飘出烹炒的油烟和香气,这些充满诱惑的味道会把茅厕飘出的臭气压下去。

童年的记忆里,父亲是一位光闪闪的英雄,我年年都眼巴巴盼望着那英俊伟岸的、有些陌生的、一身戎装的军人探亲回到家里,他既能引起全院老小好奇羡慕的围观,也能带来他省吃俭用给我们攒下的巧克力糖果、军用书包和五角星等等,让母亲和全家欢喜异常。只不过这种好时光每

年只有一次,也就短短的十几天。

记得长辈们都说是当时聊城路这条街上小有名气的人物,并不单纯因为我曾是临清路小学的好学生、班长、大队长,而是因为两岁时曾在姥姥疏忽时从离地四米多高的二楼窗台上掉了下去,摔在了路边的石阶上,在中山路春和楼当会计的母亲得到消息后两腿发软,短短几百米路却怎么也走不回来。多年后路遇一位同街老太太,她端详我老半天后说:“你就是那年从窗台上掉下来的孩子吧?是个有福气的孩子!”然后便颤巍巍继续走她的路。

尽管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我却在这里度过了欢乐充实的儿少时光。那时每天抢着做完家庭作业就迅速冲出家门,参与到小伙伴们创造的千变万化的各种游戏中,如跳房子、跳木、斗拐、滚铁圈、弹杏核、捣木头、扇烟牌等等。男孩与女孩们玩的游戏不同,但都在游戏活动里玩得快乐兴奋、尽情尽兴、疯疯癫癫,大人们不召唤谁也不愿回家。

2008年后,青岛市胶宁高架路三期工程跨越了聊城路与胶州路相交路段,这里的邻居们都相互告别,搬到了政府安置的新居,我曾经生活过的一大片里院被夷为平地,并建起了高高的水泥立交桥。此后每当站在这里便恍若隔世,儿时印象里的痕迹都已荡然无存,但我仍会经常驱车来到这里,深情地看一眼我曾经生活过的街道和土地。在这里,有我的童年时光和我怀念牵挂的长辈、故人,也有我对儿时魂牵梦萦的美好记忆……